

开放丛书

中青年学者文库

张汝伦集

——更新·借鉴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张汝伦集

——更新·借鉴

张汝伦 著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89年·哈尔滨

张汝伦集

——更新·借鉴

张汝伦 著

责任编辑:高质慧

封面设计:陈冬妮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印张 10.25·插页 2·字数 240 千

1989 年 5 月第 1 版·198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5316-0724-7/G·574 定价:4.60 元

自序

这本文集里的文章，无一例外，都是我在六年研究生期间写的。对于我来说，这些文章的意义就在于它们象是一道道梯阶，通过它们不断达到学问和思想的新的境界。回头再看，它们自然存在着种种缺陷和不足。当然，一旦登高之后，梯子扔掉也无妨。要紧的是不断地去开拓和创新运思的境界和领域，而不是执着于已思的东西。

从历史上来看，我们这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是颇为奇特的。在我们受完甚至还未受完中小学教育时，就被迫中辍学业，进入社会，去品尝中国人生特有的艰辛。我小学毕业那年文革开始，中学生活给我的回忆只是无休止的念语录和开批判会。然后，一张红纸，一通锣鼓，我便去了人称“安徽的西伯利亚”的淮北农村插队。八年之后，始得重返校门。对于我的同时代人来说，这种命运实在太普通了。但不管怎么说，我们毕竟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勇敢地接受了挑战，并赢得了挑战。

然而，在我们由而立之年向不惑之年走去时，却面临着远比二十年前更为严重和深刻的挑战。先天不足的我们，面临着一个空前复杂的处境和极其困难的抉择。而岁月消磨了不少壮志豪情，却平添了许多世故和俗气。我们似乎也逃不脱少年奋发，中年消沉，老年颓唐这条中国知识分子的宿命轨迹。更多的机会和可能性似乎只是助长了更多的卑鄙和堕落，更多的欲望和

2001/12/11

野心。当年我们这代人的追求并不明确，却自有一种高傲的境界；而现在许多人的追求十分清楚，但风骨全无。不管怎样，我们总得选择，我们也总是在选择。在很大程度上，中国文化取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取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化。

正如中国的现代化远远没有完成，中国知识分子自身的现代化也远远没有完成。作为中国知识分子，我们身上充满着过去时代的痕迹和烙印。我们在过去和未来之间艰难地徘徊，不完成自身的现代化，建设现代中国文化只是一句空话，这已经为近代以来的历史所证实。

知识分子在人格、思想和行为这三个方面完成自身的现代化，才可能在一个现代社会中有效地、积极地承担文化的传承者，思想的批判和创造者以及社会的良心，这三个知识分子的基本责任和义务。

人格的现代化就是要屏弃知识分子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形成的依附人格。知识分子不需要也不应该依附于任何人。知识分子不应该是任何人的传声筒和宣传工具，而应该是真理不懈的追求者，捍卫正义的无畏斗士和人类良知的见证人。为此，他必须使学术和思想摆脱传统的狭窄功利观念的束缚，把真理作为自己无条件加以追求的唯一目标，为了真理不怕得罪上帝。中国知识分子长期以来“经世致用”的观念是相当牢固的，但却缺乏为真理而真理的追求。因此，不仅自然科学理论，人文科学各学科的理论也不发达，学术之争经常夹杂着非学术的考虑，越到现代，越是如此，因为这时救世的热情压倒了一切纯粹科学理论的考虑。欲速则不达，也正因为没有象样的理论和思想，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才举步蹒跚，步履维艰。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人格的现代化首先在于追求一种独立的人格，而这种独立的人

格又以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学术和思想的独立性为特征标志。

思想的现代化是要抛弃一切过时的观念和思维方式，不断地超越和突破自己现有的境界；不断地站在新的高度批判和审视一切思想，首先是自己的思想，不断消除传统治学方法和思维方式的消极影响。在我看来，国内思想理论界（包括我们这代人）在思维方式上最大的问题是简单的非此即彼的、线性的、单向度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不仅无法充分把握事物的复杂性，而且会必然导致片面、极端和不宽容。中国人吃这种思维方式的亏的时间够长的了，但这种传统的思维方式至今还占着支配的地位。不抛弃这种陈旧的思维方式，思想的现代化是根本无法完成的。在治学方法上，突出的问题是把陈旧的观点作为新式武器到处乱用，和诗云子曰式的用名人的片言只语来代替自己思想的做法。许多人使用概念极为任意，甚至自己都说不清自己所使用的概念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在讨论问题的时候往往只有结论而无论证，独断论到处可见。现代世界的开放性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使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中国知识界在基本知识上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一方面是知识陈旧，惯于沿袭陈说，不加分析批判地把前人的结论作为当然之理加以接受，却不知一代人应该有一代人的理解。对外面的东西更是闭目塞听，往往把人家过时的东西当作新发现来接受和鼓吹。另一方面是知识混乱，用功利主义和不求甚解相结合的态度来对待新的东西，从而无法消化和领会现代思想成果的现代意义，也不能从传统思想中发掘出具有现代意义的东西。并且，由于往往满足于一些靠不住的介绍而不去对第一手材料进行艰苦的研究，常常闹些常识性的笑话。由此可见，中国知识分子如果在思想观念和思维方法上没有根本的突破的话，是无法承担建设现代中国文化的重任的，更不用说使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了。

知识分子行为的现代化是指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良心，应该有强烈的正义感，应该有明确的道德规范，应该有特立独行而不随波逐流的勇气。知识分子无论在学术活动还是在私人生活中，都应该有勇气实践自己所主张和信奉的东西。民主和自由对于他不应该只是一个口号，而应该成为他的行为准则。知识分子应该有勇气对任何事情诚实地说“是”或“不”，有勇气和知识分子的传统陋习，诸如投靠权势，攀附名人，拉小圈子，嫉贤妒能，相互倾轧等决裂。在一个社会向现代过渡时，知识分子应该率先成为一代新人，对社会提供一种新的行为规范。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的序言中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新时期的降生和过渡的时代。人的精神已经跟他旧日的生活与观念世界决裂，正使旧日的一切葬入于过去而着手他的自我改造。”我们今天也面临着一个巨大变革的时代，我们的精神已经和旧日的一切决裂了吗？我们有魄力，有勇气把旧日的一切葬入过去并着手进行自我改造以适应新的时代，迎接新的挑战并再次赢得挑战吗？

毫无疑问，中国知识分子自身现代化的完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本文集中的文章也间接、部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唯其如此，我才更加深信，要应付外界的挑战，首先要向自身挑战，不超越自身，就不能获得世界。

让中国听听世界，也让世界听听中国，怀着几代中国知识分子同样的梦想，我写下了这些文字。

是为序。

张汝伦

1988年5月20日于复旦



张时伦

作者小传

张时伦，1953年生于上海。1970年中学毕业去安徽农村插队。1978年考入芜湖师专外文系。1981年考入复旦大学哲学系攻读研究生学位。其硕士研究生导师为刘放桐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为王政兴研究员。1988年毕业，获哲学博士学位。现在复旦大学哲学系任教。著有《意义的探究——当代西方释义学》。

编委:

王晓明 刘敏中

李景瑞 何 新

张文达 张 莉

唐 欣 高质慧

戢克非

(按姓氏笔划排列)

目 录

自序

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三题议..... (3)

文化的反思

——读金克木先生的两部文化论集..... (19)

多元的思维模式和多元的文化..... (33)

语言和文化传统

——为《人文精神，还是科学主义？》一书而作..... (43)

作品是文学研究的思维中心

——兼与刘再复同志商榷..... (88)

艺术的真理..... (108)

——读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札记

思想的危机

——评《选择的批判》..... (116)

西方哲学研究

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辨..... (127)

论休谟和康德的关系..... (139)

尼采美学思想初探..... (162)

一个被误解的哲学家

——尼采学说之成见..... (181)

海德格尔存在哲学浅论.....	(193)
伽达默尔的哲学释义学.....	(213)
哲学释义学的发展	
——利科的哲学释义学.....	(229)
哲学释义学,还是意识形态批判	
——伽达默尔和哈贝马斯争论述评.....	(254)
海德格尔和胡塞尔:释义学和现象学.....	(279)

文 化 研 究



文化研究三题议

怎样看待和评价传统文化

在中国近代史上，每当我们民族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时，思想界便会出现一阵反省与讨论传统文化的热潮。这是不难理解的。检讨目前的处境，为未来作出规划与选择，都必须以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与研究为前提。非此不足以明得失、辨方向，更不足以继往开来。所以几次对传统文化的反省与讨论尽管背景不同，研究主体不同，目的却是相同的。

虽然中外学者关于文化并无一个统一的定义，但一般说来，文化不外指：1. 人们全部生活方式；2. 个人从他的群体中获得的社会遗产；3. 思想、感情、信仰的方式；4. 积累起来的学问；5. 社会组织、政治制度及经济关系；6. 伦理道德、价值标准；7. 行为方式；8. 历史的积淀；等等。总之，文化可说是人与自然、人与世界全部复杂关系种种表现形式的总和。文化是人在他的社会实践中创造出来的，文化反过来又创造了人，或者说，人按照他创造的文化来塑造他自己。

文化是人向他所面对的自然和世界作出的各种形式的反应，是人对自然与世界向他提出的种种问题的挑战的回答。但

是，生活在不同自然条件下，有着不同的历史经验和心理结构的人们实际上面对的是各不相同的世界，他们的社会实践也不尽相同，他们各自面临的问题及他们对此作出的回答——文化——当然也就不同。法国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在其名著《原始思维》中就已指出：“原始人是在一个许多方面都与我们的世界不相符合的世界中生活着、思考着、感觉着、运动着和行动着。因此，生活的经验向我们提出的那许多问题在他们那里是不存在的，因为这些问题的回答已经早就作出，或者更正确地说，因为他们的表现系统使他们对这些问题不感兴趣。”^①因此，各种不同的文化实际上是不可通约的。

“不可通约”在数学上是指“没有共同的量度”，例如 $\sqrt{2}$ 不是有理分数 m/n 。我这里说各种不同的文化实际上是不可通约的，意思是指它们没有一种共同的评判语言或价值标准，因为它们要解决的问题在相当程度上是不同的。如游牧民族住帐篷，而农业民族住房屋，这里就没有一个共同的标准可用来评判哪一种住宿方式更好，因为这两种文化所处的世界和要解决的问题是不同的。进而言之，既然评判各种不同文化的优劣高下没有普遍、共同的标准，那么就不应该以一种文化作为评价另一种文化的价值标准，或者以一种文化为价值参照系来看待另一种文化。因为这样做实际上已经先假定了一种文化比另一种文化更优越，同时也抹杀了不同文化之间的根本区别以及根源于此的各种文化的独立性。至于文化研究，只能停留在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现象罗列的阶段上，使人无法看清每一种文化的真正价值及其问题所在，因而也就无法从根本上促进文化的改造、更新与重建。

^① 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第374页。

回顾一个世纪来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省与检讨，之所以在深度与广度上进展不快，以至今天我们这一代人关于传统文化所说的话基本上没有超出、在一些方面甚至还未达到前辈已经达到的水平，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以西方文化作为参照系来评价和看待中国传统文化。

国人对传统文化的反省与讨论的一个主要内容是中国文化的出路问题，其中不外三种意见：复兴古代文化；中国文化本位论；全盘西化。但这三种意见无论对传统文化是褒还是贬，实际上都是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的。比如说西方是物质文明，中国有精神文明；西方重实利，中国讲仁义；西方人好战争，中国人爱和平；西方人讲主客体对立，中国人则天人合一。或曰西方人讲民主，中国人搞专制；西方文化重个人自由，中国文化轻视个体；西方文化的一大特点是科学，而中国则缺少科学；西方文化是积极的，中国文化是消极的；西方文化是进步的，中国文化是保守的；西方文化是创造的，中国文化是因袭的；如此等等。这些以西方文化为价值参照系的中西方文化比较，实际上只停留在现象比较上，一百年来几乎毫无进展，至今新一代研究文化的人依然在重弹这些老调，然而这些现象比较无论对中国文化还是对西方文化的理解都是非常片面肤浅的。

当然，我们的前辈把西方文化作为价值参照系来看待和评价中国传统文化，有其必然性与历史合理性。他们身处国家危急存亡之秋，传统文化无力应付民族面临的严重挑战，其内在缺陷与弱点日益暴露。而西方文化又是随着帝国主义的侵略大举进入中国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人是通过西方的“坚甲利兵”来痛苦地认识到西方文化的部分价值的，这种认识当然不可能不是肤浅的。在“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被历史证明是制不了“夷”之后，我们的前辈才不得不对传统文化进行一番总体上的

反省与探究,以确定中国文化究竟向何处去;这实际上也就是中国向何处去。因此,他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反省与讨论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动的。此外,在西方帝国主义大举入侵、亡国灭种的灾难迫在眉睫的情况下,他们不得不在相当程度上从现实的功利的目的出发,将他们在不正常的情况下所认识到的西方文化的表现形式和价值作为判断标准或价值参照系来看待与评价传统文化,以期能立竿见影地兴利除弊,解救民族的危亡。

但是,任何一种文化的更新与发展,都必须从对所继承的传统文化作出独立的反省、思考和批判开始。西方文化的发展经历了古希腊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这样几个重大的转折。除了基督教最初对于古罗马人来说是从外来文化,但后来实际上也成了他们自己的文化之外,西方文化的每一重大转折与发展都不是以外来文化为价值参照系,重新评价和检讨自己的传统文化,发现其中的问题,然后加以更新与改造;而是从新的历史条件、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出发,即从传统文化与人的社会实践日益加剧的矛盾出发,创造性地对传统文化作出新的解释和调整,从而推动了文化的建设和发展。只有从文化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出发,以社会实践的需要为标准来看待与评价传统文化,才能把握它的真正价值,认清它的问题所在;而以外来文化作为价值参照系来看待与评价传统文化,至多只能发现它的症状,而不能找出它的病根,当然也就谈不上加以根治。

因此,尽管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种种缺陷已经谈了一百年,但谈来谈去还是那几句话,没有根本解决问题,当年使先进的中国人痛心疾首的那些弊端,至今仍在束缚与阻挠着立志改革的中国人的手脚。历史已经证明,以西方文化为价值标准和参照系来评价与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实际上是难以取得积极的、